



中秋

中秋月

(外二首)

文涂国文

多少游子的相思
织成了这个偌大的蚕茧
高悬在夜空中

秋天记

大雁横着叫了一声 鹧鸪竖着叫了一声
秋辽阔了

江水打了瘦脸针 山峰露出马甲线
火焰轻了

金属扣倒挂着硕果 盘扣暗结着心事
时光旧了

芦花朗诵《静夜思》 银杏撰写秋风辞
乡愁重了

秋风引

林间小道加剧了秋天的纵深
所有行进的脚步
都从虚浮的暑汽中沉落下来
结实地踏在大地上

此刻,你若将石径想象为一架风琴也无不可
一群秋蝉,躲在脚下的琴箱里
开始调试振幅
预备合奏一曲《秋风颂》

山峰将星月挑在峦尖
河流乘着白鹭的翅膀从远方赶来
溪水开始了相思
一座座拱桥,让人间变得更加空灵

栾树在高高的枝头,鼓舌如簧
金子般的谎言凋落满地
一场秋风
从万物体内,逼出流云和火焰

向日葵,站上了山坡
它们一齐旋转头颅,面向落日
“谁醉心秋风,谁就能获得一副对抗人世的
凛然风骨!”

今人以十月一日为国庆,举国欢腾。古代虽无“国庆节”之名,却有类似举国同庆的节日,多与王朝盛典、君主诞辰相关,其热闹景象与家国情怀,在古籍中可寻踪迹。

古代最接近“国庆”内涵的,当属“千秋节”,此节为唐玄宗为庆贺自己诞辰所设。《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上从之。”自此,每年八月五日,长安城内张灯结彩,朝野同欢。庆典当日,百官需向皇帝进献贺表与珍宝,《通典》提及:“千秋节,群臣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宫中还会举办盛大宴会,乐工演奏《千秋乐》,舞姬跳起《九功舞》,宫外百姓亦得饮酒作乐,《新唐书》载“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其全民同乐之态,与现代国庆休假欢庆颇为相似。

中秋之前,还有个『千秋节』

文张红梅

除君主诞辰外,王朝建立、平定战乱等重大国事后的庆典,也具有“国庆”属性。《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建立汉朝后,曾“置酒雒阳南宫”,大宴群臣,论功行赏,共享开国荣光。此时的宴会不仅是君臣欢聚,更有向天下宣告王朝正统、凝聚民心的意义,可视为汉初的“国庆”盛典。而汉武帝平定匈奴、开拓疆域后,多次“封禅泰山”,《汉书·武帝纪》载其“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封禅大典虽带有祭祀天地色彩,但本质是向天下展示王朝强盛,各地诸侯、官员齐聚,百姓围观,形成全国性的欢庆氛围。

古代“国庆节”的庆祝活动,既有宫廷的庄重仪式,也有民间的热闹场景。宫廷层面,除宴会、歌舞外,还常有“大酺”之礼——即君主下令允许百姓聚饮。《礼记·月令》有“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虽未直接提及“大酺”,但后世王朝常以“大酺”作为庆典重要环节。如《后汉书·明帝纪》载,明帝即位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令天下大酺五日”,让百姓共享庆典喜悦。

民间庆祝则更接地气,挂灯笼、演百戏是常见形式。唐代千秋节时,长安街头“彩楼夹道,延亘数里”,百姓争相观看百戏表演,有舞狮、杂技、幻术等,《唐六典》中便有“千秋节,百戏之属,皆会于勤政楼下”的记载。宋代虽无固定“国庆日”,但每逢皇帝诞辰“天庆节”,各地都会“张灯结彩,设乐舞,士民观睹”(《宋史·礼志》),街头小贩还会售卖应节食品,如“天庆饼”,一派热闹景象。

古代“国庆节”虽为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与现代国庆的民主内涵不同,但其凝聚人心、共享喜悦的核心功能相通。从《史记》中的开国宴饮,到《唐会要》里的千秋盛典,我们看到,人们对家国兴盛的欢庆与期盼,是跨越千年的共同情感。

满月如水

文/陈于晓

劳作到很晚,吃晚饭的时候,早已是“月上柳梢头”了。也因此,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晚饭和月光,总是相融在一起的。

中秋时节,暑热已退,晚风吹来,露珠已经透着凉意了。如果不下雨,我们家一般还是继续着露天晚餐。旧年,乡间的夜,很黑,只亮着几盏昏黄的灯光。吃晚饭时,我家的餐桌,就靠月光照明。有时,父亲会指指天上,月亮替我们点着灯呢。这一天接着一天深下去的秋意,让父亲很满意,田野间的农作物,可以收获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天凉,蚊子少了,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早年,家里穷,记忆中的中秋节,是这么过的。去商店买来的月饼,是要用来走亲戚的,我们自己能吃的,是“土月饼”。所谓“土月饼”,是奶奶和母亲用米粉或者麦粉包的,那馅,通常是咸菜,偶尔也会有豆沙。小时候,在中秋节晚上,我和妹妹就不吃饭了,为的是留着肚子吃“土月饼”。但“土月饼”,也是“限量供应”的,家里每人三四只。

过中秋时,父亲会把分到他名下的“土月饼”,剩给我和妹妹吃。他自己则会去村里的小店,舀上一壶黄酒,让母亲炒几个菜,慢慢地品味“生活”。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常常把吃晚饭当作最大的享受,如果还可以喝一点酒,他常常会吃得很晚。父亲平日里沉默,但喝酒时话多,如果有人陪他对酌,则很容易喝醉。不过父亲醉酒倒也没事,除了话多还是话多,睡过一晚上就照常了。

吃过晚饭,离睡觉时间还早,大人们聊天,我们小孩子在一旁玩游戏。那时,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月光下,用手指扮成各样的小动

物,投影在白白的墙壁上。比如扮作小兔子,在白墙上,不断地蹦蹦跳跳。

上了学以后,我的中秋节,就比家人过得要“诗意”多了。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已好转,虽然到了中秋,“土月饼”照做,但已经可以吃上从商店买的一些月饼和水果了。在老家的日子里,中秋晚上,吃过晚饭,我会搬个小桌子,摆上几个月饼和苹果,再搬个小椅子,坐到院子里,赏月。趁周边没人注意的时候,我还会拜拜月亮,然后在一阵一阵清凉的晚风里,想一些无边无际的事情。

主要是想想那些文字中的月亮,比如念一念“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脑海中便浮现出了水天的辽阔。比如背一背那首“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从“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到“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一遍遍背得心旷神怡。不过,经常能忆起的还是幼年时,在月光下的院子里乘凉,想着自己要是能够做一只飞鸟该多好。那样,当月亮路过我家院子时,我就可以飞到月亮中,去探个究竟了。

转眼,这些都是记忆了。如今,中秋节到了,月饼还是必吃的。这是一种“仪式”,而生活,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种“仪式”的。中秋的晚上,我们家里,会做一桌比较丰盛的饭菜,聚在一起度过。如果是雨天,就一家人坐着,聊聊天,吃吃零食。平时为了“减肥”,吃了晚饭,就不再吃其它了。但中秋节可以破个例,家里会备上一些瓜果,在晚饭后吃。柿

中秋敬月

文/吴建

母亲招招手,叫我们都去叩首拜月。我们学着母亲,一个接着一个跪倒在香炉前,虔诚地向月亮姑娘三磕头。母亲在旁喃喃祈祷:“嫦娥娘娘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保佑我家小孩学习好,长大有出息。”供桌上红烛摇曳,香烟袅袅,薰熏烟雾中,月亮亦真亦幻,笼罩了几分朦胧而又神秘的色彩。小花狗看着我们朝月亮跪拜,也向着天空“汪汪”地喊叫了几声。母亲呵斥道:“走,一边去!”小花狗乖乖地跑到大门边蹲下,委屈地望着我们。待我们都祭拜完毕,母亲吹灭蜡烛,撤去香炉烛台,方桌上,只留下月饼、花生等供品。

如水的月光穿过青纱般的薄云,淡淡的清辉洒满了篱笆小院。我们扑向桌边,母亲笑说:“别抢,今天大家都有份。”她让我们坐下,在每人面前都分了一块月饼,一只柿子,一把红菱,一捧花生。父亲不在家,母亲也照样在他的空座位前放了同样多的食

品。我拿起月饼,轻轻地咬了一口,呀!真甜,真酥。我大口大口地咬,狼吞虎咽,姐姐们文雅一些,细嚼慢咽。大家边吃月饼,边嘻嘻哈哈地说笑,院子里变得热闹起来,一扫刚才敬月的凝重气氛,一家人谈天说地,享受着平日少有的天伦之乐。小花狗又跑过来,在我们身边蹦来跳去,分享着我们的快乐。

月亮渐渐升高,她身着白色的纱衣,娴静而安详,温柔而大方。我的那块月饼早已吃完,母亲将自己的那份递给我,我不解地问:“娘,你为什么不吃?”母亲怜爱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娘怕甜,你吃。”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月饼张口就啃。母亲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母亲呷了一口茶,便绘声绘色地讲起嫦娥奔月的故事……我们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母亲讲的民间故事之中,不时地抬起头,眺望月亮,月亮姑娘也深情地望着我们,她那银盘似的脸,流露着柔和的笑容。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早年,在读了《少年闰土》之后,我对鲁迅先生笔下的“圆月”和“西瓜地”,怎么也忘不了。记得幼年时写作文,我也虚构过中秋夜的西瓜地,不过真是“虚构”了。老师看了我的作文后说,在我们这儿,到了中秋时节,露天西瓜应该都已经摘完了吧?只是乡野的土地,一直辽阔着,月光在流来淌去。

在乡间,中秋时节的月光,特别柔美与纯净。我现在这样写着时,仿佛月光还在字里行间溶溶着。儿时,住在乡下,我家门前是一口池塘,池塘边上长着垂柳和簇簇芦苇。父母都是农人,每天都要

